



王充論衡

三

0513
64
3



門仁
號64
卷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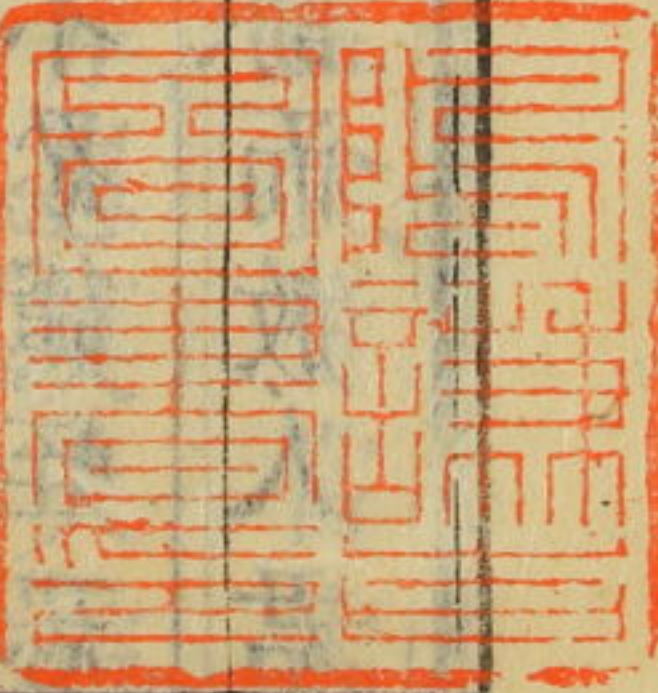


論衡卷六



福虛篇

夫世有命之國之業專受賞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

論衡

卷六

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謹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謹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

所爲也。惠王通謹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謹，不肖二

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於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謹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大卅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

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拊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

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
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
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
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
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
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
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
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
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
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
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
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
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
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
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

賢者之行、豈徒埋地一事哉。前埋地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地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地、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地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于相見講道。纏于稱、墨家佐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于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

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倫善人、常享其百載之壽。惡人為殤于惡死、何哉。其間曾子、敬、吳、史、也。其曰、人平、也。其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

罪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大地
所罰亦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人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
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
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
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
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
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
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
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
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

論衡 卷之六
七
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
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
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
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謬矣然子夏之喪
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
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
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
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
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
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
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
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
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
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論衡 卷之六
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
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
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
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
傷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
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與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
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
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
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

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
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在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
之言所在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
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論衡 卷九
九
遵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懼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論衡 卷九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
濶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
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
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樵人若畜、割
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
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
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
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
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
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
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
交、故受惠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
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
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
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
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
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

知之故受戮。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阨，逢齊相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察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

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水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蓄丘，訖蓄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訖怒，拔劍入

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水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為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為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為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為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為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為保蟲之長龍為鱗蟲之長俱為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為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為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為之長龍為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地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殺人矣。比之爲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參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參龍。封諸豳川，豳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參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

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為䟽，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

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水，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水，謂龍從水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

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蒿丘斫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

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行，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

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呼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呼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

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
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
可從、何以效之、紫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
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
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
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
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
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
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
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
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
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
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
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
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
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

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咆哮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人君候守喜卽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

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兩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兩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

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
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
滂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
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
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
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
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
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
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滂也、如食已知之

名曰腸滂、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滂、何以別、腸之
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滂不病、辱非天意也、且
人間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
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
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
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
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滂、溪
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
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

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
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
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
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
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
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
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
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
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
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
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
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
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
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
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
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
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論衡 卷六
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
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推
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
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
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
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
懸須有篲簋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着
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
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

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
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
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
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
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
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
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
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

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
 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
 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
 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
 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
 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校較鬱律嶮壘之
 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髮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入則
 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
 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
 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
 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
 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髮裂若雷之音矣或近
 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
 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治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鑿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剌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刻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伸雷而死，卽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燼，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

言律
卷六
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
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
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典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
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
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
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且不
違也。人聞大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
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
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已也。
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
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
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
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大
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
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

言律 卷十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察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言術
卷十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
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
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
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
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竝會淮南奇方異術
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
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皆隨王而
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

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察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蝦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伏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言
卷十
四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
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
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叛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
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
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
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
 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
 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盧敖
 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
 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
 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
 友乎、若士者、惇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
 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喚吼也、若我南游乎罔
 浪之野、北息乎沉蕕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
 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
 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
 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
 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
 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剋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竝聞、當時竝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何東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言得 卷七 七
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何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

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
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
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
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
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且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
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
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

虛說、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
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
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殺却
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
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
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
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見時、從父識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其在、與怕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
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
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
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
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
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
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
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
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
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
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
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
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
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
成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
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專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夫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怕人殊食故與怕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

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

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自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九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察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論衡語增篇

論衡

卷七

十五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柄柄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鈎、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言作相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其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鳩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王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曾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者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不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賤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

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有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

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卽言

言後
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洩於地，卽言以酒
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
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儼相逐。或時載酒
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
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
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
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
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

三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
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
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
足之臣，王者之真幹也。白屋之士，闕巷之微賤者也。
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以
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
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
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粥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夾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舌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

人皆先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
為坑五、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
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
町若書軻之間、言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
九族、其後惡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
町町、訛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
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
惡由志辨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如
皇知秦有洩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

不當作始

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
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
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
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間、何罪於秦、而盡誅
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
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不言盡誅其間、
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
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且且蓋昔者事皆以言而相也... 然如魏精詩大魏火焚來之同里而與精其伏慈... 夫若於外... 論衡卷七終

論衡卷八 良無不盡...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讓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哀公之問而答在也、言盡其類、實於內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
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
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
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
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自刳其腹盡出
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
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
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

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
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
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
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
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
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
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遇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
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
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令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

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
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
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昔李公良、謂不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
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飛遂翔、不可復下、則
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
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
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
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
者必失實者矣、不言不美、不東也、言意、魯般之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
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
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卒至不能十國、傳言
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哨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

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千、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
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
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
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
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
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
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
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
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割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里矣世空言其首碎也。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七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七首擗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七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七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七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七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搥銅柱，能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七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木非石，不說不難效，而亦說文王不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三
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
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
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聖人
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
年不休五音賦賦此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
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端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
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
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

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鱗也。雷鱗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秦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秦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言復 卷八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
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
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
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
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
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
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

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
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
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惚之
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
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
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
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
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曾儋耳、焦僂跋踵之輩、
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
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
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
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
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
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
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
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

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
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
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
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
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
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
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
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
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
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
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
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
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
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
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
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

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
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
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
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
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
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
少也今易宜言闐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畧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

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詞此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蓋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賈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賈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賈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賈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賈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
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衰述失實離本獨
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
也
論衡卷八終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察賢聖之言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
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此後辯經
義處多嗜
笑成文讀
者當得言
外意

論衡

卷九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迨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在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惟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母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論衡
卷九
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

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為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疆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在衆

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
不如非失對歎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
欲何起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
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
徒欲美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
問也子貢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言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
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
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
於子乎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臣是巨之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乎？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甦，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苟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

今或文雅

讀至此是
今尼父解
願

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蓋兼更映人之論也問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

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言死大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命也正言命限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

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
解今未會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
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
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
未會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
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索諸臥厭
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
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

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
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
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
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
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
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
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
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
已行事以徃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言衡 卷九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
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
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
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
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
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
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
平、察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
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
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
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
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
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
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
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察其本紀、不見鳳
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此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
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
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
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
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
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
智窮策困還定詩書堊絕無與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
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
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
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
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
 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
 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
 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斲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
 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
 也夫賢者未必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
 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

聖可發榮

顏淵生未必為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
 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
 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
 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謂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
 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
 館母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
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
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
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
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
爲之槨。孔子不許。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吊舊館。脫
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
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
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
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
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
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
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
則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
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柳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

而食、枘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難、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

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織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織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人也。解之宜佛盱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

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盱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盱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

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矜、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矜、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矜、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矜、未甚惡之狀也、

